楚辭通釋

楚辭通釋卷五

衡陽王夫之譔

遠遊

王逸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按原此篇與卜居漁父皆懷王時作故彭咸之志雖夙而引退存身以待

君悔悟之辭猶遲回而未決此篇所賦與騷經卒章之
旨略同而暢言之原之非婞直忘身亦於斯見矣所述
遊僊之說已盡學园者之奧後世魏伯陽張平叔所隱
祕密傳以詫妙解者皆已宣洩無餘蓋自彭聃之術興
習為洞洗之寓言大率類此要在求之神意精氣之微
而非服食燒煉禱祀及素女淫穢之邪說可亂故以魏
張之說釋之無不脗合而王逸所云與僊人遊戲者固
未解其說而徒以其辭爾若原達生知命非不習於遠
害尊生之道而終不以易其懷貞之死則軼彭聃而全
其生理而況汲汲貪生以希非望者乎志士仁人博學

多通而不遷其守於此驗矣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非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

阨與險通輕舉輕身高舉遠遊遠塵而遊於曠杳託乘乘太淸之氣也述己志而自謙爲發端之辭

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煢煢而至曙（煢煢作營營）

遊倦之志乃遭世不造孤淸無侶幽憂有懷思所寄託而寓意也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陳子昂本此）

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乖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

幽靜之中思無所寄因念天地之悠悠無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皆非我之所得見寓形宇內爲時凡幾斯既生人之大哀矣況素懷不展與時乖違愁心苦志神將去形枯槁銜索亦奚以爲故展轉念之不如觀化頤生求世外之樂也

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

惟思也端審也操志也正氣人所受於天之元氣也元

氣之所繇生於至虛之中為萬有之始涵於至靜之中為萬動之基沖和澹泊乃我生之所自得此完家所謂先天氣也守此則長生久視之道存矣蓋欲庶幾得之以回枯槁之形凝儵忽之神而舒其迫阨之愁也

聞赤松之淸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眞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僊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

與化去者蛻形而往所謂尸解也不見者人不得見出入於有無也相傳傅說上升為星在箕尾心房之閒心為大辰故曰辰星闊古之得僊者赤松也傅說也韓眾

也思欲效之

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遥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絕氛埃而淑尤兮終不返其故都免眾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穆穆幽遠也氣變精化氣氣化神也曾高也曾舉謂上升也神奔神御氣以往來鬼怪陰魄鍊盡形變不測所謂太陰鍊形也皎與皎同皎皎烱光瑩徹也淑尤美之甚也如往也言如彼眾僊人者存神御氣以往來於霄漢則與濁世相離去故都而不反斯安危不以愴心世莫測其所如則讒邪不能相害故欲效之以高舉焉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曅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遥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晨一作長)

耀靈日也遺芳列僊之遺蹟也鄉與嚮通高陽古帝道與天通者程法也志欲遊僊以蟬蛻汙濁之世而自日不留春秋代謝玩日愒歲恐終不能成而已衰老故亟聞道於知者而古人已邈無從取法重曰以下乃言所取程者唯王喬之明訓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

故居沈濁汙穢之俗也相傳黃帝鼎成上升羣臣攀援不及引此者亦寓懷王不從諫而自陷危亡無能匡救之意王喬或曰周靈王太子晉未詳是否要古之學仙者也仙術不一其最近理者爲鍊性保命王喬之術出於此如下文所詳言者蓋所謂大還一曰金液還丹是也

湌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

此學僊之始事其術所謂煉己也六氣寒水溼土風木燥金君相二火也於人爲府藏之眞氣食者保之於己不泄用也沆瀣北方至陰幽元之氣念不妄動養氣淸

微則息不喘急從踵而發生於至陰之地也漱滌也正陽南方曦明之靈其光內照者也朝霞內照不迷簾帷晃耀如霞采因日映雲而發

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

精氣先天之氣胎息之本也麤穢後天之氣妄念狂為之所自生凝精以除穢所謂鑄劍也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

凱風南風南方丹穴鳳所巢處南風生物之風北則殺也保精除穢心融氣怡學僊者得此則暫息以候魂魄之澄定而用之所謂卯酉沐浴也

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

見王子謂服王喬之教也宿與肅通敬問也壹氣老子所謂專氣東魂西魄南神北氣中央意皆含先天氣以存合同而致一則與太和長久之德合所謂三五一也審者揀旁門而專求王喬之妙旨　敬案三五卽河圖中宮之數道書云東三南二還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又云三五一萬事畢二與三爲五一與四爲五合中宮之五所謂三五古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藏

曰道可受兮不可傳

曰者王喬之所授神氣惟意還之消息持守心知之兩

心受之雖言不親故學僊者以爲不傳之祕多隱其辭
託爲龍虎鉛汞交媾之說使以自悟
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
小無內者一身之內無毫毛非元氣之所察大無垠者
與天地陰陽合體也
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
滑音骨亂也而汝也彼謂魂也人之有魂本乎天氣輕
圓飛揚而親乎上與陰魄相守則常存不去若生神生
意以外馳則滑亂紛紜而不守於身中所謂魂升於天
魄降於地而死矣故曰太陽流珠常欲去人也以意存

神以神斂魂使之凝定融洽於魄中則其飛揚之機息而自然靜存矣順之則生人生物逆之則成僊此之謂也

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

魂生於氣中水生木也神生於魂中木生火也任其相生而流則存者寡矣壹氣者斂魂歸氣而氣靈孔神者攝神歸魂而不馳于意則神之存者全也中夜所謂冬至子之半也陰爲氣爲魄心淸魂定受一陽自生之機光映靈機此之謂中夜一謂之活子時一謂之初生之月於此存之所謂火候也

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

中夜自生之妙不可以有心先爲將迎惟虛靜而俟其至如初月之受光日自來映此金液還丹無功用之秘旨

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陽交於陰就陰之形質體性以發光而有生有死惟其順流不還則陰之所受有量而陽無必留之心故也門者所從出入者也順之則出逆之則入反庶類之所自成歸于中而不出以保命全性僊者之術盡此矣故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生而不已還成乎剋唯不知守兌

而愼其門也

闕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

至貴上所問之道要也忽乎追欲行之也旣得授修行之術於王喬遂如其言以行之下文皆行之之事仍效之也丹邱南方赤色之邱神之所存也留者止之而不使飛揚也舊鄉所受於先天最初之元氣

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

湯與暘通暘谷日所出東方魂所自發也濯髮盡除其紛結之氣九陽至陽九爲太七爲少純陽無陰者也身

者魄之宮陰經幽異非陽不暖以太陽嬌之則陰受陽光而化爲陽如月在望而光滿有形之質皆靈通晃燿光透簾帷矣

潄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脫顏兮精醇粹而始壯

飛泉水上涌也北方坎水爲鉛爲氣魄金生水則順流而易竭斂氣歸魄故爲飛泉逆流而上琬琰玉色西方白虎之音頩普經切美貌脫音萬華澤也金魄得飛泉之液養之純粹完美魄乃壯可以鈐魂

質銷鑠以約約兮神要眇以淫放

約與綽同要音邀要眇微妙也魄麗於形質而爲離靈之所照通體光瑩如圓月但見其光不見有質此金虎化氣之象其光閃爍濟宕如金鎔於冶綽約而不滯魄旣綽約神將來處要眇輕微自南徂西化滯爲靈精與汪泱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

神依魄以常存則魄無幽滯枯木生花形皆靈化如桂樹冬榮無凋瘁矣神屬南方朱鳥其德炎上故曰南州

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

營魂也精金在冶渣滓不留曠然清虛人獸絕迹於是

以神氣載魂魄乘雲霞以與天通輕舉之始效也

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

微之所居

老子曰天門開闔謂心意識也望予內視也太微在紫

微之南天市之北中宮也爲戊己土乃水火金木之樞

故謂之黃婆鈐魂映魄專氣存神皆以此之開闔爲用

故謂之媒召豐隆先導收氣以內求心也

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魂陽也魄陰也青龍與白虎配合虎受龍施化而爲陽

曰重陽帝宮太微之宮心意識含光內照重陽入帝宮矣旬始十日之首甲乙木也以意存魂歷乎三宮神氣魄皆清靜不擾故曰清都

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微閭微閭一作於微閭一作微毋閭於字舊本有文

微與尾通尾閭海水歸原之穴於人爲踵息之藏太儀天庭所謂上有黃庭也以意御四神周歷乎身之上下上微至陽之原下入至陰之府朝夕順陰陽之候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

溶與容通透蛇音威夷曲折自如貌佺古低字此皆言心意御神氣以行遊歷上下五官百節皆爲靈飛之狀並馳神氣合一也雄虹對雌蜺而言蒼龍之光采也五色雜者東三南二北一西四與中宮五合而朝元也服馬中央土也驂馬左右金木之精也低昂驕驁壯盛自得也

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曼衍而方行

膠葛纏綿相雜錯貌斑從行之衆列漫衍從遊衆盛貌學僊之術凡有數進前云漱飛泉懷琬琰歷南州者乃調氣以歸魄而鈐魂所謂虎吸龍精也自此以下進用

黃婆爲媒配龍於虎故始於句芒終於冥然後合三二一四於中五而萬事畢也意之爲用嬋媛微至不沈不掉周遊四宮如列騎序班從王雍容而游衍無方焉方行始行也意用方行以黍米之丹爲大還之藥功之始也

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淩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

句芒東方之神太皓一作皞東方帝也右轉西也飛廉東南巽風之神杲杲未光者西魄之光未圓也天地

中宮天五地十之全體自東而西不復遲回故曰徑度無勞用意也辟與避同鳳翼乘旂翺翔自得貌蓐收西方之神西皇西帝少皞言神復言帝者天神合一也此謂以東木之精注於西金龍吞虎髓也始於以魄鈐魂而有功用至此以魂映魄如日映月自然圓滿氛埃自辟清源自生無絲毫之翳障矣

擥彗星以爲旍兮擧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旹曖曃其曭莽兮召元武而奔屬

叛散也曖曃曭莽北方幽元之氣元武北方之神眞鉛之氣也龍虎配合眞鉛之氣應之從吾指麾如驚流波

氤氳惝恍散於百脈此刀圭入口之效

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

文昌六星在北斗前天之六府厲渡也大還已成神遊超渡出有入無而天地風雷在其掌握矣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自樂涉青雲以汎濫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撟一作橋自樂一作淫樂

担音膽担撟高舉也懷念也大還已成刀圭入口將度

世上升不復遊於人間乃回顧故國不忍卽去復抑志弭節遲回於世世以寄其憂國望治之情蓋其憤世疾邪厭時俗之迫阨而思遊僊者弗獲己之心而還念丹成以後仍有不忍去者素懷之不昧者也

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罔象一作潤瀁

炎神南方朱雀眞汞之精則神是也南疑神者疑有疑無者也荒忽寥廓之謂言旣未遐舉上升樓遲人間而修鍊不輟又復加進龍虎旣合而不死之道得所以養太和而極變化者則在調伏鉛汞蓋魂魄本夫妻則絪

緼而搆精自易吸精吞髓雖無運用而有密功神至清
而氣至濁有無不相爲用而絪緼無閑功用全無自然
湊合乃保合大還之極致也
祝融戒而還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
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元螭蟲象並
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
翔飛
祝融南方之神謂眞汞也衡南嶽炎神之宮戒而還衡
者神止其宮也宓音伏宓妃水神謂眞鉛氣也氣不可
施功唯神存而氣自至故曰迎元螭以下皆言舞態蟲

象未詳豕疑當作豸或兼小大而言小如蟲大如象皆應舞節也增撓增高而危撓也言神當抱一柔不流而眞鉛之氣自合祝融不往宓妃自來太和絪縕歌舞妙麗白玉蟾所謂日日與君花下醉更愁何處不風流也

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俳佪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

焉乃猶言於是俳與徘同并節總轡也寒門北方氣之府也顓頊北帝增冰至陰之積後天之氣也神和而氣應神乃入氣之中而化氣爲神矣蓋以後天氣接先天氣者初時死柔之功以先天氣化後天氣者渾淪自然

之極至此則神運無垠迅風不足以喻其神速而巔頂之增冰皆契合乎祝融之炎德自茲以往唯用一色眞鉛出入天根月窟而龍虎嬰兒皆虛設之名矣

歷元冥以邪徑兮乘閒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

元冥北方之神氣之母也邪逕猶言枉道閒上下四方爲六閒維四隅爲四維黔嬴諸神天地之閒一氣而已亙古今通上下出入有無而常存者也氣化於神與天合一矣然僊者旣已生而爲人而欲還於天故必枉道回執天氣以歸之於己乘天之動幾盜其眞鉛反顧而

自得陰符經　所謂天地人之盜勿任天地盜己而己盜天還丹之術　盡於此矣造化在我乃以翺翔於四荒六合而不自喪　雷者陽出地中陰中之陽人之天也故乘其動機而以　襲先天氣母

經營四荒兮周　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

龍虎合鉛汞　化至此而天元之氣輕微杳忽經營以無所經營自然　周流於上下四方無有窒礙矣列缺電也至者電之所　至亦至也大壑海也天地之氣可至者神氣皆可至而　變化在我也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

悅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分與黍初而爲鄰

化至陰爲重陽則下之崢嶸者銷鎔而無地溢眞鉛於在己則上之寥廓者非此外之有天視徹乎儵忽物本無象也而何有見聽察乎惝悅化本無聲也而何有聞莊生所謂有眞君存焉而不得其朕者也無爲者天之所以爲天道之所以道也超之者知其無爲而溢之在己則凡濁皆清而形質亦爲靈化此重元之旨不執有不墮無虛無之所以異於寂滅者也泰初氣之始其上有太始太素太易但與黍初爲鄰者不急翀舉乘元氣御飛龍而出入有無也屈子厭穢濁之世不足有爲故

爲不得已之極思懷僊自適乃言大還既就不願飛昇翺翔空際以俟時之清慰其幽憂之志是其志愛之素無往而忘者也及乎頃襄之世竄從亟加國勢日蹙雖欲退處遊僊而有所不得懷沙悲回風之賦作而遠遊之心亦廢棄彼一時此一時也此篇之旨融貫元宗魏伯陽以下諸人之説皆本於此迹其所繇來蓋王喬之遺教乎

楚辭通釋卷五終

楚辭通釋卷六　　　　　　船山遺書四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卜居

卜居者屈原設爲之辭以章己之獨志也居處也君子之所以處躬信諸心而與天下異趨澄濁之辯粲如分流吉凶之故輕若飄羽人莫能爲謀鬼神莫能相易恐天下後世且以己爲過高而不知俾躬處休之善術故託爲問之蓍龜而詹尹不敢決以旌己志因窮并婴病國之情狀示憎惡焉而王逸謂其心迷意惑不知所爲冀闕異策其愚甚矣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

大夫不用自次于郊以待命君不賜環謂之曰放此葢懷王時原去位居漢北專原非無定志迷于所從者葢極思辱人賤行之爲不忍從也

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筴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端整也拂拭也敎命詹龜之辭太卜爲國掌卜筮之官自應不離國中官守原放在外何以得見且卜則不筮筮則不卜而兼言端策拂龜其爲託辭明矣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

勞去聲不忠於國則唯奔走於勢要勢盛則趨之勢衰則謝之環轉去來終身不疲

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

不用則退耕于野顯于當時之遊士且秦莫楚以取卿相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呢訾栗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栗一作粟嚅唲一作儒倪

媮與偷同高舉去位遠惡人也眞與貞同正也呢音足

訾音資嚅音儒唲音兒呢訾言有畏而不敢盡栗斯脅肩踽蹐畏得罪貌喔咿媚聲嚅唲媚辭婦人邪佞之人無遠慮而喜人媚己者

[補]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

潔一作絜

犬竇曰突從突而入緣梯而登鑽穴踰牆之謂滑音骨滑稽酒注也辨言不窮如傾注也潔與絜通毀方爲圓如匠者絜度楹柱必欲其圓也

[補]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

鳧隨波上下以苟避矰弋不能昂首而行其志

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亢與伉同竝也軛轅端駕馬木與良馬同軛相并則行必齊力鵠有二音音斛者小鳥音谷者大鳥一舉千里君子得志則與伊呂同功不得志則與彭咸伯夷同死非是則下比小人與貪利養而已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吉凶因時去從在己去從之不審吉凶亂之也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缶雷鳴

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釜鳴不祥之聲讒佞之言爲國禍徵也旣云疑問又復

自欺人不能知求信於鬼神也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

蓍龜雖神物而旣不能止濁世之亂抑不能屈賢者之

操

智有所不明

卦之德方以智而人自决於心者不能代之謀

數有所不逮

數所可及者否泰之相乘禍福之相反而已天何以不

而君子不測之變也非數所可求
神有所不通

蓍之德圓而神而忠貞篤於天性神不能逼其所窮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所從既決自必逢凶神不導人以凶而尤不詔人以不
義君子自行其志亢龍雖有悔而不失其正鬼神不能
與而況於人乎

楚辭通釋卷十六終

衡陽王夫之譔

漁父

漁父者屈原述所遇而賦之江漢之閒古多高蹈之士隱於耕釣若接輿莊周之流皆以全身遠害爲道漁父蓋其類也閔原之忠貞將及於禍而欲以其道易之原感而述之以明己非不知此而休戚與俱含情難忍修能已夙素節難汙未嘗不知冥飛蠖屈者之笑己徒勞而固不能從也按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在今均州武當山東南漁父觸景起興則此篇爲懷王時退居漢北所

作可知孟子亦載此歌蓋亦孔子自葉適楚時所聞
漢上之風謠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
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

南人通謂大水曰江潭者水之深處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沒於寵利曰濁瞀於安危曰醉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
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
深思高舉令自放爲

凝者如冰之停堅而不釋滯如水之壅阻而不通物事也謂己所執持之志事也推他囘切推移隨所處而可也淈撓亂之也揚其波者與之俱流釃力支切濁酒汁也莊子所謂彼且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且以遠其害也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甯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

彈之振動皆以去塵已潔則不欲物汙之也汶音門汶汶昏昏也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滄浪之水初夏漲則濁秋杪水落則清因時而異善用者因之濁亦可以濯足君子遇有道則行吾志無道則全吾身何凝滯之有哉不復與言道與不相爲謀也久矣

楚辭通釋卷七終

衡陽王夫之譔

九辯

王逸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宋玉者屈原之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按九者樂章之數凡樂之數至九而盈故黃鍾九寸寸有九分不具十者樂主乎盈盈而必反也舜作韶而九成夏啟則九辯九歌以上儐於天故屈原九歌九章皆倣此以爲度而宋玉感時物以閔忠貞亦仍其製辯猶遍也一闋謂之一遍蓋亦效夏啟九辯之名紹古體爲新裁

可以被之管絃其詞激宕淋漓異於風雅蓋楚聲也後世賦體之興皆祖於此玉雖俯仰昏廷而深達其師之志悲愍一於君國非徒以阨窮爲怨尤故嗣三閭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

古今絕唱在形容之外別有神微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艸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因時而發歎也人之有秋心天之有秋氣物之有秋容三合而懷人之情悽愴不容已矣故爲屈子亟悲焉蕭瑟蕭條而索盡也憭慄不忍其搖落之情也艸枯木脫變蒼翠爲萎黃登山臨水見其辭枝而孤飛隨風飄墜

若臨岐送遠行者適而居者獨也
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宋廖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
泬寥高曠貌宋廖與寂寥同波聲幽悄也中如字入之深也氣清則天見其高潦竭而水清以寂薄寒襲肌不言悲而孤曠無聊之情在矣
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
懭口廣切悢音朗坎窪下也廩積高也高下不平貌薄寒中人感蕭森而愴怳天高水清覽曠寂而懭悢去故

就新江山之容非舊失職羈旅離羣無友遷客自憐之情適與風景相會益動其悲玉代爲屈子思而念其憔悴也如此

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宋漠而無聲鴈廱廱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

廱與嗈通鵾雞當作鶤雞秋聲之形於蟲鳥者如此或寂或鳴皆增悲切

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句留而無成今細韻

征哀吟而將伏也亹亹不窮於去也過中歲過中也旦

月已逝忠貞不達勳名不立如之何弗悲此章以秋容
狀逐臣之心淸子相若也宋漠相若也慘慄相若遲暮
相若也九辯之哀此章爲最不待詳言所以怨而怨自
深矣

右一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徠
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

廓寥廓也不繹猶言無緒徠一作來客寓也自國都來
寓曠野也薄與泊通止也有美一人謂屈子來處於寥
廓之野悲戚無緒今且不知其何所棲泊此宋玉思屈

子之辭

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

此下述屈子忠愛之心而哀之也化變也憺動也思君之情歷變不渝而君不知故當食忘食臨事忘事其誠悃有如此者

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

朅去也結軨車箱橫木屈子當懷王之世雖放而不用退居漢北然猶一致事之大夫故可駕車歸國欲見君

而陳己志乃君不悅己讒人間之不得召見故去而旋歸伏軾而涕零所謂可奈何也

忼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忼慨謂讒佞之人言無所忌者讒人相踵不可殄絕君心迷亂終不已聽諒直之心自憐而已歸國無期終于飄泊今且安所棲止乎

右二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

廩稟通放逐之臣危亂之國其衰颯遼戾皆與秋而相

肖故九辯屢以起興焉

白露既下百艸兮奄離披此梧楸

奄忽也離披葉萎而不振翕欲脫無聊之狀

實景耳自然者悲[illegible]述

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

襲重也晝恆陰而夜益永也

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

壯盛也約少也余艸木自余也芳菲藹茂所存無幾有

愁悴之色焉

秋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

欿傺而沉藏

台音怡恢台盛大而潤悅也收隱而不知所往也然若然也猶言如是歟與坎通陷也傺止也恢台倏而萎約緜哀思盛緜含思用追憶而不可復得若有沈埋而蔽藏之者

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拏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

菸邑菸邑黯蔽也煩拏參差相拒貌葉落枝橫無復團欒但見其相撐拒爾顏枝葉之容淫溢浸漸也罷盡也萷與梢同樹杪也櫹槮無葉孤存而劃空貌銷鑠者嚴霜迫之使耗也

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

惟思也紛糅敗葉衰艸相雜𥚃也當遇也因今之已衰恨昔之未能乘時而玩其芳藹

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

騑服馬下按也節策也相佯與倘佯通前寫秋容此下乃言遊覽者之秋憭

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長長一作將

遒迫也余代屈子自稱摧殘者不可以久延如歲之欲暮過時不用行將萎折矣

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俇音匡一作迋一作恇懹一作躟

俇攘與劻勷通遑遽也國勢日蹙救亡不逮也

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卬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澹孤寂也倚徙倚於檐楹也卬與仰通主昏國危如秋欲薄感此百憂俱集月明星皎窮愁炯炯欲告無從知屈子之心有如此之耿然者　敔按極至也明曉也至於天曉也

右三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

都美也都房猶言華屋陳嘉謨於君亦既以我為美而
欲用之矣而為讒佞所撓不復有舉行之實

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異於衆芳

屈子之始願謂君誠聽羣言而用己與三五同道則何弗
與王霸同功

閔奇思之不遂兮將去君而高翔

奇思曲盡事變之忠不遂君不相喻有異心也將請也
音鏘此謂當懷王之時諫不用而自放於漢北

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
軫而增傷

閔憐懷王之將陷於危亡也無怨無敢怨於君之道也
去國之後情不自已復思見君而明言禍至之無日乃
日以浸疏讒人益進君無嫌怨之心而終不得見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
關梁閉而不通
所以無怨而生離者在此九重者言如天之高不可升
也　舊注天子門有九重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
皐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
皇天淫泆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塊獨守此無澤兮
仰浮雲而永歎

讒佞益張敵謀益狡國勢漂搖四顧而無黨士一如秋霖之滴淖矣乃塊然困處於荒蕪沮澤之中不知自拔浮雲無開霽之期曾不悔過而猶縱吠犬以阻忠告所為結軫而增傷也溯古乾逕字無蕪通

右四

何時俗之工巧兮

自詫工巧爾

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

摘出三卅

跼跳橫奔而去也非無賢而不用古今敗亡之通軌懷王父子以之
鳧鴈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
鑿在到切鉏鋙如鋸齒之相拒也小人嘗私利則君子必退君喜邪佞則法言自不相入此騏驥之所以必遠也
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顧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
遑遑無集去位而飄泊於野也所以致此者以直言盡

辭㦤於尊小而見惡於君夫豈不知默以取容懷恩不忍也屈子初爲懷王倚任將用其謀故騷經云黃昏以爲期君臣之初洽可知已

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

九十者太公封齊之年早不遇者避紂也言已知不用而必言者今雖不用冀有見用之日

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

時人怪屈子之違眾而不安於其位故詰其無以自處

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懷

作義懷思也案抱也

相者舉肥謂世俗所喜夸詐施張之游士如相者但稱揚肥澤之人不論其骨法之清濁此答詰已安歸者言君子不求容悅無德可懷則去之何云賢士之樂於退隱而不處其廷哉前言感知遇而不能默此抑云非德可懷則不處盍原退而自廢於漢北之時心在君國而身不屈其兩難之懷如此故反覆互明之

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餧於僞反

餧飼也去國之後日以疎遠君終不察義不可以干祿

則願處位以納忠不可得矣

欲寂漠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

馮鬱鬱其何極

絕端謂一意隱遯不思復進念不萌而事無望也馮情

所依也又言然雖退遠不求再用乃渥洽之恩終不忍

忘故雅意以懷倦究沈憂而誓死此章來回展轉曲寫

屈子兩端之情辭若複而意自屬非宋玉相知之深未

能深體而形容之如此洪興祖本連下至末遂乎從容

爲一章今依舊本

右五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㚔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

乃知遭命之將至

㚔古幸字濟成也謂禍之已成如艸木之已成乎凋落也雰雪下貌雪既雰而又雜糅以嚴寒極而隕落無餘也此言楚國垂危懵不知畏逮及禍之已深救患無術賢士雖欲挽回而不可得矣

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壄艸同死

泊疑洎字之誤及也舊注止也坐而偷安日就危蹙幸不可徼勢終萎敗此楚君臣平日苟且之情也

願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絕而不通

徑邪徑也禍之將至危而思逞欲以孤力而抗强鄰堅不可拔退而自窮此臨事僨起之情也

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

屈子初約齊楚之交以禦秦雖張儀以連衡破之屈子以此見黜及齊交已絕鄰國不親雖欲循其道而不能矣

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桉而學誦

然惟然也桉與按同抑也偷安不能獨力不任合從無從岐路迷惑大命將傾道謀嚅囁如童子之學誦不辭所謂也

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

有賢不用愚陋也忿疾狂逞而不念危亡褊淺也從容者憂之於閒暇而蚤爲固本自彊之術也無他得賢而任之使安危有可遷而已未達於此時世之不固審矣

此言楚之昏昧下乃述屈子忠直之志

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盛一作晟）

時世當時之國勢也包胥存楚必死之氣壯也以國之不固爲憂故忘其死今屈子慕其風而同其情洞見國事之非而早爲之慮

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

鑿在到反相函持之路也時勢之不固邪佞之狂悖爲之

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

獨屈子獨也名位也媮與偷同詩人伐檀之詩託志素餐以素餐爲恥此明屈子之志與先聖之心合轍不鶩於富貴唯守義以行可貧可賤固可生而可死其情固其氣盛是無媿於申胥之美而可恃以存楚者也

㜷尤偃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

倨與詘通禮儒行不充詘於富貴言自滿而心志詘不復更有他圖也泊無定向也言楚之君臣偷安徼幸莽罔妄行不念初終無可倚恃僅一屈子而奈何不急用之

無衣裘以禦冬兮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

衣裘以禦冬貞臣以禦難故申胥者楚昭之以禦寒也屈子之慕先聖謹名義懷王父子之以禦寒也褫而凍死倘誰憐之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

承上而言貞臣廢棄國無與立秋盡宵長哀悼不容自已如下文所云洪興祖本自此以下別爲一章今從舊本

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

逴逴行愈遠也春秋日高老也然惟然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四時無並盛之理陽盡則陰生衰王相乘日中則仄月滿則虧人壯則老國久則必危危則必亡楚自熊繹以來緜盛而衰緜衰而亡之期將至讒佞行而忠

貞棄尤趨於必亡之勢矣而心愈縱弛改繩墨以施枘
鑿棄衣裘以禦祁寒靜夜思之彼不自哀而能勿爲之
哀乎

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

當其偶無危迫或乍獲小利或甘言見誘則搖惑而自
據爲悅以幸苟安惟然而禍不可撥猝聞釁難則怊悵
不知所出懷王聽張儀而受秦欺無非初悅而終憂亡
國人情大率如此不如此不足以亡老而愈弛小喜誤
之也

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

鄉而無處

廖與寥通處侶也國勢日衰盈廷皆賣國之人無可與處者所謂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者也猝有昭王之難誰為申胥能勿為之太息乎

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亹亹進而不已也國日望東而遷敵日乘虛而進秦不覆楚不止奄奄之息僅留一綫躊躇待盡而已忠貞斥逐孰為申胥救諸喪敗之餘乎大命將至亦未如之何也此章宋玉體屈子之志不但為屈子放逐哀抑為楚之危亡哀而為屈子哀者正在於此

右六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霠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

霠當作霧與雺同聊止也黕滓垢也點䵝染白也若靳尙譖屈子泄國憲於人之類計當日之誣汙者非一端後不傳耳

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

瞭明也瞭冥冥無幽不燭也黮音嘾黯黮暗影也日有

闇處月有疏影俗謂桂樹蟾兔者是也雖甚盛德不能

無瑕之可指

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

屈子入奉諷議出參大政應對諸侯掌轄三族事既膠

附相加不能無小疏失且小屈大伸略彼全此皆可爲

媒孽之端讒人乘之言之有故自非明主曲諒忠貞而

專大節宜其不察也此章申理屈子被誣之故

右七

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

裯音刀袛裯短衣也晏晏色盛可觀貌潢洋音晃養披

散不着體貌帶束也以荷葉爲衣而服之非不晏晏而侈張脃薄束之則裂辯言亂政亦足誘人而責之以實則滅裂有似乎此

旣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

武勇也負矜衒自負也愠惀含畜深思也夫人謂左右之臣慷慨大言無戇也美謂賢士超遠引身遠去也言君旣驕伐不受善而左右之臣又飾不忠爲忠自負耿介大言死忌若慷慨任事而無難故屈子惻悱深至之美不能敵其夸毗所以佞人日進而屈子斥遠也

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
茂艸之悲農夫知之而同昏之君臣不知
事緜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
緜緜前後相續也多私黨人恤利而忘君也亡國之臣
亦有淵源呂惠卿之姦傳於蔡京一小人不足以戕敗
十傳之國家靳尙之續復爲靳尙是以危敗不可瘳古
今一轍也
世雷同而炫耀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尙
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
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前後相續旣師承以延惡一時交煽又聚黨以攻殺顛
倒忠邪無所顧忌使其飾容臨鏡照其不逞之鬚創禍
中國家身將焉往其尚可以竄藏乎飛廉之所以戮於
周宰嚭之所以斮于越也願寄語小人其姦讒閃爍中
人儵忽如流星之炫曜徒不念光景乍起而旋滅乎乃
旣以病國還以危身如浮雲之蔽日月徒令下土暗漠
何爲者耶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轉折無痕）
焉取此怵惕棄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强策
瀏音柳瀏瀏猶滔滔順行無阻貌强策馬策之勁直者

讒人畏屈子之用不利於己必欲排去之以自安其譖之之辭必有不利社稷之語以厚君之疑而激其怒夫人心苟無媿則何所憂疑而必攻異己人君苟能任賢則逸於求治亦何用赫然之怒施於宗臣以示威哉九辯之言若此類者婉至深切出盡流俗之情僞而善誘庸主以警悟宋玉非徒藻帨之士也豈王襃王逸之得與哉

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

介甲也賢不用而失保國之圖城郭之固兵甲之堅奚足恃耶

遭翼翼而無終兮忳惽惽而愁 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効

總前所言忠邪之辨安危之分章明易見乃屈子盡其忠謀誠楚國之干城而始有黃昏之期終被放流之謫成效不收以至窮約翼翼之小心反逢疑忌是豈亂世之天宜小人之得勢而君子生於其時爲造化之過誤耶

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 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愁而自苦

願所願也不見君不見知也潢洋不相附也怐愁音寇

戕心憤亂也既已不見知而無成效尙欲自其情以告通國冀賢姦之別白俟君他日之悔悟乃終無以自通徒懷憤亂是何屈子之忠無已而楚人之迷不復述

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翺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

薄與泊同舍賢不用寘行於荒莽之野不知棲泊舉國昏迷無圖存之策豈無可乘之驥哉而唯姦邪之策是求耳

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

君撫極兮之明則讒人高張雖知有屈子之忠者亦不敢顯言鷙譽而孤危亦甚矣則禍始於君之驕美伐武恃城郭甲兵而昧於保國之道

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妒被離而鄣之純一作忳

罔與惘同著音酌專而切也紛不一而足也被音披被離雜遝也言君子悵惘流涕聊舒所慮以盡忠謀惟明主專意體之乃能得其情理若靁同炫曜之小人披荷潢洋之闊主疑忌膠加必障蔽而不得通則邱墟蕪艸自貽之而奚救耶此章言人之所以云亡邦之所以殄

辭皆楚君臣自取之咎以伸屈子之志與小雅怨誹詞
旨略同非宋玉莫能作也
右八
願賜不肖之軀而别離兮放遊志乎雲中
此代屈子之言也遊志雲中懷僊也既不見用退而隱
處離羣孤遊於方之外蓋因遠遊之旨而申言之
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
摶合也精氣鉛合而成形
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
習習數飛貌白霓太素之氣羣靈水火木金之精歷徧

歷其宮也豐豐各足其靈也

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

茇音旆茇茇華盛貌躍躍行貌神發光內照則魂周營於身中　前朱雀南方神也右蒼龍東方魂也

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

衙音圄衙衙從容周行貌飛廉或云雷師或云風伯此乃言風也震巽位東魂之府也此承上蒼龍躍躍而廣言之

前輊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

輊輬輕車喻神輜重車喻氣從從相隨以行也神御氣

而行乎形中形隨以靈也

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

扈護行也御神而遊於太淸五官百骸從令而從容此丹已就而僊也

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

專專愼而不知通也道成升舉而還念及君不能已於忠愛庶幾有靈感之妙用推移此專專不可化之君變易其心以爲善蓋亦不得已之極思也

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國勢垂危恐不及待故仰祝皇天使楚祚得延己僊成

而歸猶及施其推移之力不然城郭是而人民非雖遷

而不免於怨也九辯作於原初去國退居漢北之時故

懷沙之怨不形而招魂作於頃襄之世原且誓死而宋

玉欲挽留之故詞旨各異焉

右九

楚辭通釋卷八終